

野艸書

冒烟集

何家槐

文獻出版社印

野 草 叢 書 之 七

冒 烟 集

何 家 槐 著

文 獻 出 版 社 發 行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九 月

野草叢書之七

冒烟集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者

何家槐

發行人

夏雪清

發行者

桂林府前街十四號
文獻出版社

總經售

桂林八桂路十四號
科學書店

印刷者

國光印刷廠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

受熬煎的人只應該「吞嚥他自己的烟」，你若沒有把這烟變成了火，吐它出來有什麼用？——其實，在比喻的意義上說，一切烟都能變成火的。

——嘉萊爾——

15

文獻出版社總經理

兩大定期雜誌

知識	世界	生活	文藝
零售 每冊 國幣 一元 半年 十一元五角 三個月 五元八角	零售 每冊 一元四角 半年 八元二角 全年 十六元	刊登名家創作，發表文學理論，批評新舊書報，譯載現代名著，並有潑刺的雜感，論文，是洋溢時代感的文藝月刊。	敝社為供應大眾知識荒之需求起見，除出版各種叢書，選刊各家文學名著外，並發行「文藝生活」「世界知識」兩大什誌。內容豐富，形式美觀。實為灌輸時代知識，介紹學術思想之最好讀物。當作業餘課外之補充讀物，尤為相宜。各什誌內容及定價等，詳列如左。歡迎惠訂與批銷。

注重報告事實。分析時事，使讀者明瞭國際大勢及中國的國際地位。文字精警，插圖豐富，是歷史最悠久的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的半月刊。

桂林府前街十四號

目次

老成與幼稚	一
潔癖	五
年資	九
無所適從	一三
姑妄言之	二〇
信徒・先知・救世主	二九
嗚呼	三七
開門和關門	四一
不算奢望	四四
新舊譚	四八

絕路與生路·····	四九
隱身的帽子·····	五三
多可愛的老頭·····	五六
箇執與成見·····	六二
介紹鄧惜華·····	六五
苦夠了沒有·····	七二
新談狐說鬼·····	七四
隨感二則·····	七六
戰地戲劇談·····	七九
半風月談·····	八四
不要拋掉資本·····	八七
關於士兵文藝·····	八九
整訓的戰鬥·····	九四

無可比擬的損失·····	一〇一
自由說話和自由寫作·····	一〇七
創造新的典型·····	一〇九
「氛圍氣」的創造·····	一一二
「民族文藝」一解·····	一一五
國民文學乎？幫忙文學乎？·····	一二七
文學界的「台墨哥割」·····	一二三
所謂「雜文問題」·····	一二八
軟性・硬性・刺激性·····	一三五
作品與生活·····	一四〇
國難教育我見·····	一四四
關於國防文學·····	一五二
救國何勞遠征·····	一六〇

讀「劉海粟歐游報告」.....

一七一

談「寓教于樂」.....

一七五

後記.....

一七九

老成與幼稚

青年人曾經走過一段好運。機關里紛紛的用起青年人來了，「行新政用新人」的口號也越叫越響了，對於青年政工人員和所謂青年「文化人」，大家都刮目相待，就是有些鬚髮斑白的龍鍾老翁，甚至也極力表示自己已經「返老還童」，以青年人自命。因為，在前一些日子，據說只有青年才是國家的棟樑，社會的中堅，不是青年就不足以表示前進，就不容易在抗戰建國的崗位上插足……總之，青年幹部的確曾經大大地時髦過一時，竟像是「天之驕子」。

可是不知怎樣一來，青年人又不時髦了，又開始走上了倒運的道路，而且被冷落，被歧視，被嘲笑，被輕蔑，被排擠，被制裁，什麼「幼稚」「魯莽」「過火」「危險」之類的咒語，又像符籙一樣的貼到青年們頭上，竟至到處是責備，到處是痛罵，因此，意志較為薄弱的青年就開始動搖了，彷徨歧途了，流離失所

了。別說一批曾經自命爲「老青年」或者「青年之友」和「青年保護者」的人又忽然搖身一變，「返童還老」，恢復本來面目，就是有些本來謹慎持重的中年或者早已學會明哲保身的「本位青年」，也很快地擺出老氣橫秋的面孔，對較有生氣的青年人大大不滿，避之唯恐不及，或者同海涅在「論吉訶德先生」中所寫的那些聰明人似地回過頭來，向本來同輩的青年蔑視地「聳聳肩頭」：

「……他們爲自己資本的利益着想的多，爲人類着想的少；他們讓自己的小船安閑地浮下生的溝渠，不大肯去顧念那在大海上和波浪戰鬥的水手。或者他們用着百折不撓的毅力，爬上了高位要津，這才對着那些被大風狂雨從名譽柱上沖下來的英雄人物聳聳肩頭，於是他們或許就會告訴人，說他們自己在青年時代也曾如何碰過壁，但是後來他們和那牆壁妥協了，因爲那牆壁是絕對的存在，且因其存在，故即是合理……」

是的，青年確實是驕子，是硬碰壁的傢伙，既不知享受安閑，也不能爬上高位，竊據要津，更不願苟且妥協；要他們承認什麼絕對的權威，崇拜什麼神聖的

偶像，相信什麼天定的命運，那尤其是萬萬不能；他們只相信真理，只熱愛奮鬥，逢迎阿諛，卑躬屈膝，和他們根本無緣。青年就是青年，在時髦的時候用不到假裝冒充，把招牌掛在額角，到處去招搖撞騙，在倒運的關頭也不願改頭換面。幼稚不要緊，只要有進步，傻勁不要緊，只要是真誠，熱烈不要緊，只要能約束，犧牲不要緊，只要死得其所，不苟活着做一具走肉行屍，甚至爲了肉體的享樂而出賣靈魂，醜顏做奴才……「聰明人」搖頭的他們偏要苦幹，不論是血戰，是苦鬥，「老成人」激賞的他們偏不願做，不論是榮華，是富貴。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還是這樣，這是不容懷疑的。

大凡以前曾經一度自稱最愛護青年，或者混在青年隊伍中冒稱青年，以博一時聲譽的人，雖則會要點手腕，會順風轉舵，可是不論名譽怎樣大，地位怎樣高，威風怎樣足，身份怎樣闊，如果仔細檢查起來，也不過是些上了油漆的飯桶，鼓脹着的氣泡，只是一批最空虛最無聊的東西，慣於出賣同伴的猶大的子孫。在「英雄與英雄崇拜」中，嘉萊爾曾經說過一段話：

「……你們且觀察那種人，祇因為不能爬過別人發着亮光，就會覺得愁苦起來，就到處去顯現自己，心癢癢地切盼着得到他的報酬和要求，掙扎着強迫大家承認他是個大偉人、奉他做個人類首領，彷彿爲着「神」的緣故在懇求一切人；這種生物，真是光天化日之下最苦痛的東西！能說他是個「大偉人」嗎？祇是一個病態的，貪婪的，空虛的人罷了……」

現在那些目空一切，睥睨一世，罵青年爲幼稚無知的人，爲着增高自己的聲價，提高自己的地位，嘗嘗領袖滋味，一方面固然是在天天搖着尾巴懇求人（却並不是一切人），懇求那些比他更有地位更有權威的人來扶植自己，包庇自己，做盡所謂「向兇獸顯羊相」的媚態以求歡；一方面却也是天天摧殘人，毀謗人，侮罵人，排擠人，攻擊人，用種種卑劣殘酷的手段來掃清自己顯貴騰達的道路，而在這些被摧殘被毀謗被侮罵被排擠被攻擊的人們中，青年無疑的是首當其衝，是得最先拔去的眼中釘。可是青年人並不是羊，始終是倔強的，最不容易收服的，最不可能用爲私人工具的——自然除了少數的例外，決不怕猙獰的兇獸相；因

此這些厚着臉皮斥責所有青年爲幼稚無知的「生物」，也終於只能裝裝耀武揚威的丑角，成爲一個光天化日之下最可憐，最貪婪，最空虛的「廢物」，實在連對青年開口的資格都還沒有，別說不知自量的嘲笑和辱罵了。

本來對這種人用不到費勁理睬，但在有些必要的時候，青年人也得更利害一點，即使他們是兩面派，多面派，喜怒無常，捉摸不定，也不必害怕，只要能嚴密察看，留心防範，加強警惕，隨時暴露其奸計，揭破其面具，顯示其空虛，搗毀其偶像。如果看到岸然的道貌，聽到吞吐閃爍的大言，就信以爲真，就以爲他們真個老練通博，自己真個幼稚愚魯，不禁肅然起敬，而感覺到畏縮猶豫，不敢放胆無情的戰鬥，那才是上當不少啊！

潔癖

如果數起青年的弱點來，那末我敢武斷的說一句：「潔癖」至少是很嚴重的

一種。

潔癖的妨礙工作，是很顯然的事，因為太愛乾淨，就得限制接觸的範圍，縮小活動的地盤，但有些青年朋友，却偏偏要「明知故犯」，潔身自好，生怕黏上了一點骯髒，因此碰來碰去，都是那末一批熟人，走來走去，都是那末一些地方，生活的圈子愈來愈窄，發展到極端，甚至會只剩下「寡人一個」，在自己劃出來的圍牆中獨來獨往。

可是現實是複雜的，富於變化的，決不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末單純；如果不打開自己的大天地，不衝出自己的小世界，那就看不到什麼地方是煙館賭窟，妓院歌樓，認不清什麼人在走私漏稅，貪污舞弊，壟斷操縱，酒食徵逐，……如果我們不具體了解這些形式五花八門的情形，不能勇敢果決地投入這種惡濁不堪荒淫無恥的環境，深刻地加以觀察，無情地加以解剖，大胆地加以揭露，猛烈地加以攻擊，那就是懦怯，就是對現實的逃避。

舊秩序的維護者，最害怕的就是青年們能夠正視現實，改造環境；而最歡迎

期望的，却就是深癖。他們往往利用這種青年的通病，以爲打擊青年的武器，這猶如捕捉「銀鼠」的獵人：

「博物學家告訴我們，說銀鼠原是一種白色的小動物，長着一身美麗的毛的。獵人想要捉它，用的是這樣一種計策：他們預先知道它常走的路，或是常到的地方，在所有的口子上放着污穢，這纔用大聲響去嚇誘它，將它趕到那些地方去；銀鼠跑到那些污穢跟前，就站住不動了，因爲它甯可給人家捉住，却不願意從污穢上跑過，以致損壞了它的潔白，原來它覺得身上的潔白是比自由與性命還可寶貴的。」

青年朋友是愛自由如性命的，這和銀鼠當然不可以相提並論，但如果過於潔身自好，孤介高傲，不願接觸任何和自己個性不同的人，不肯承辦任何和自己理想不合的事，看到腐化就逃避，聽說頑固就掉頭，胃口不投就皺眉，面目生疏就厭煩，這就正如銀鼠怕弄髒身體最受獵人的歡迎一樣，對於那些腐化頑固倒退的傢伙，也正是三生有幸，求之不得，只要你遠遠走開，不和他們到處糾纏，不和

他們到處別扭，不使他們老是感到不放心，不舒服，就是要使他們多唸幾聲「阿彌陀佛」也是高興的。

其實潔癖不但限制我們的工作，而且，也妨礙我們的寫作，我自己就深深地感到這種缺憾，極力想補救這種錯誤。記得過去在上海的時候，雖則日子也不算不久，但自己所接觸的人却老是幾個生活差不多，思想差不多，習慣差不多，嗜好興趣差不多的青年朋友，幾個喜歡寫作的文藝工作者；跑來跑去的，也老是只限於幾家書店，幾條馬路，幾個公園，幾座咖啡館，幾個電影院，就連比較像樣的跳舞廳，也沒有去過一次，其他黑暗的腐化的荒唐的然而確是豐富多樣的生活，尤其不會找出機會去理解。因為和廣大社會這樣隔膜，所以雖則身居上海，却並不熟悉這個東方唯一大都市的生活，因此大大地限制了自己的寫作範圍。如果不熟悉都市生活，而要勉強地寫作，那無疑的非得求助於天花板，求助於書本，求助於走馬看花式的訪問調查，道聽塗說，或竟至求助於空虛的頭腦，而這是最不可靠的創作方法。